

哨兵

〔苏联〕列·布道戈斯卡雅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第一章 木 門

我在軍医院的第七外科病室里，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地工作着。連日子也不計算……突然，我的生活發生了变化。

軍医院原來由一隊战士保衛着。忽然來了一道命令：战士們必須調防。于是我就給調到新成立的警衛隊里去了。从第七外科病室派到那边去的，还有一个护士嘉琳娜。

嘉琳娜是个高个子，在她緋紅的臉上戴着黑边眼鏡。在工作中她經常幫助我。她是个聰明的姑娘；战前她就已經念大学了，因此我暗地里就管她叫“大学生”。

我跟嘉琳娜都很熟悉那白色的涼爽的包扎所、擠滿了病床的高高的病房、鋪在走廊里鑲木地板上的毛茸茸地毯，这地毯可以減輕人們的脚步声。大理石楼梯上老是有一片暗影，可是我們对每一步石級都很熟悉。

但是我們都不知道，在我們這一幢大樓的底層，有一个不大的房間，房間里的一扇小窗安上了鐵欄，这就是警衛室。

我們現在就跨过了这个房間的門檻。

室內散發出一股股軍裝大衣和另一种东西的气味，那大概是擦槍

的油。

板壁后面擺着一排木板床，好像病房里的病床，牆旁边有許多槍枝架成了一个金字塔。

戈魯勃科夫上尉坐在窗下的桌子旁。我們早就認識他了。他在盧加城下受了重傷以後，就在我們的軍醫院里躺了半年，我們好容易才將他調養好……他一復原，就給委任做我們的武裝警衛隊的隊長。

在戈魯勃科夫上尉面前，桌子上擺着一本警衛工作條例，這條例在我們大家都集合起來的時候，他就要講的。

房間里的窗敞开着，鐵欄柵并不妨礙人眺望那平坦的、被陽光晒得暖洋洋的人行道、從馬路上凸出的石子之間鑽出來的柔嫩小草兒，還有涅瓦河上湍急、黯黑的波浪。

我有多久沒有上街了啊！其實夏天還沒有過去呢……

是的，我背了槍站在我們軍醫院的大門口倒還不壞，太陽晒着我，涅瓦河上的風吹到我身上。

清風啊清風，我是多么想念你啊！啊，這就是你呀！你闖進了警衛室的窗口，你翻弄着書頁……

我很喜歡警衛工作條例。戈魯勃科夫上尉講給我們听：“哨兵是武裝的紅軍戰士，要執行戰鬥任務……。”我仿佛立刻看見了戰壕以及在鐵絲網和矮樹叢中間的哨兵身形，一個站在前綫上的哨兵。

但是在前綫城市的軍醫院中擔任警衛工作，這也是戰鬥任務啊。

在警衛工作的崗位上，我只受自己的警衛隊長和帶哨人的管轄，但是每個人都應該听从我，這就是我的不可侵犯的地方。

當然，這是對自己人說的。一個打算破壞我們軍醫院的敵人，他首

先要干什么呢？首先他就要設法干掉哨兵。

我会打槍，這倒很好，我是一級伏羅希洛夫射擊手。戰前我就學會了使用武器，現在就有用了。

晚上八點鐘，我們新的警衛隊就來接戰士們的班了，並且在警衛室里住了下來，嘉琳娜給派做帶哨人。

她跟老哨兵的帶哨人謝爾蓋耶夫中士一同帶我上哨，但並不是到我所想的大門口，而是到後院，向一扇傾斜的木門走去。

“奧爾珈，留神聽着我，”嘉琳娜說，“我們的軍人和工作人員應該走大門進出，那里的哨兵要檢查他們的通行証。你在木門口只放車輛通行。不過，假如院長或者副院長必須從這兒出去，那末你可以放他們走，其余的人這里一概不准通行。記住：只放車輛通行！而且你應該知道通過的是什麼樣的車輛，這些車輛的任務是什麼，這一切，通行証上都是寫明的。你在打開木門之前，先要讓車輛煞住，向司機要通行証。沒有檢查通行証，一輛車也不能放它進出醫院。明白嗎？”

“明白！”我說。

“把領子好好扣上。你那花花綠綠的圍巾還看得見。哨兵的樣子應該很整潔。你瞧，像我一樣……”

我們在崗亭里，遇到我換他崗的那個戰士。崗亭就在木門旁，是一座裝了兩扇門的小房子。一扇門開向院子，另一扇小一點的開向街。這是一座可以出入院子的崗亭。假如車輛從街上向木門開過來，那末不用開木門，只要穿過小門跑出去迎接它就行了。崗亭里還有一扇長方形的小窗，從窗里可以觀察街上發生的事情。

“好，你知道自己的責任了吧？”嘉琳娜問道。

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槍上膛沒有？”

“上了。”

“把子彈盒打開……這樣就行了。”

哨兵指給我看了警衛的目標。

我跟他肩并肩地并排站着，把我要保衛的目的物重說了一遍。

“我下崗了，”原來的哨兵報告。

“我上崗了，”我一面說一面想：“現在我已經是一個哨兵，是一個不可侵犯的人了，大家都要聽從我了。”

嘉琳娜跟謝爾蓋耶夫中士立刻就走了。

我從崗亭里望出去。院子的四面八方全是高大的樓房，院子澆了柏油。院子中央有一幢房子，一半埋在地里。這房子的屋頂矮得可以毫不費力地爬上去。周圍給煤弄得很髒。這是總鍋爐房。

我看了一眼長方形的小窗口。也許，我向那里望會愉快些吧？木門外有几座房子，有我們的醫院樓房這麼高。不知怎的，最靠近崗亭的那座房子很奇怪。它是一座完整的房子，但受過很厲害的震動。它的几扇窗都是空洞洞的，牆上的灰泥不時撒落下來。一顆炸彈炸毀了它隔壁的一座房子，炸彈強烈的爆炸震壞了它。

房子之間的一條小巷子又窄又高低不平，撒滿破瓦碎磚和彎彎曲曲的鐵皮，弄得亂七八糟。這是多么淒涼的崗位啊！

可是要知道，我們糧倉旁有一扇寬大的鉄門；它開向另一條街——比爾日伏街。運傷兵來的載重汽車，本來可以從比爾日伏街經過大門筆直開進我們的院子，這樣它們就不必繞着我們的大樓兜圈子，來找這條

小巷子了。但是院長下命令將它釘死了，另外開了這一扇木門，並且在這裡造了一座崗亭。為了什麼？為了隱蔽嗎？當然，要是救護車從比爾日伏街一直開進我們的院子，那就要給大家看見了，而走小巷子暗地里開到我們這兒來呢，却是神不知鬼不覺的。軍醫院是軍事目標，德國鬼子很想炸掉它，或者向它打几發炮彈。

崗亭也使我很關心。不要緊，這兒的地板很結實，而牆壁，這木板牆壁——為什麼有一股暖氣從那兒向我吹來呢？

我知道了！我家里，在我們的寬敞而明亮的門廊里，也有這種牆壁。我在森林里跑夠以後，又疲倦又興奮，便沖進門廊。我開了廚房門，媽媽在廚房里……

小巷子里軋軋響了起來。一輛有篷的運貨卡車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搖擺着，駛近了木門。我有新的職務了，可是我還想家呢……

我打開了崗亭的小門，跑到小巷子里去迎接卡車。

“開門！”司機老遠就喊了起來。但是我背着槍站在路上。我應該首先讓卡車停下，然後檢查通行証。

卡車沒有減低速率，險些兒把我壓死，我已經想到它馬上就要把門撞壞了。

但是它來到門前，緊靠着門煞住了。

司機從司機室里探出身來，他臉兒寬大，胸前露出條紋水手襯衫。他喊道：

“為什麼不開門？”

我走近卡車，理直氣壯地站着，我說：

“拿出通行証來！”



“你怎么还要通行証？你没看見我旁边坐的是什么人嗎？”

司机旁边坐着一个偏腰曲背的人，戴着新帽子，穿着皮外套。他臉色蒼白，双眼直瞪。为什么我要知道他是什么人呢？……也許不該放進医院去的正是他呢。

“不管坐的是什么人，”我說，“您都得拿通行証出來給我看。要不然，我就不開門。”

“您看見嗎？”司机向那个臉色蒼白的人說。“他們派了个什么人到这兒來了？她自以爲是什么啊？唉，这些毛丫头！她們在前綫真叫人非常討厭。虽然她知道这是誰的車子，可是她依旧要留難。哪怕你从她身边已經开过一百次，可是每一次她都要你拿証明書出來給她看，还要在車子里搜查一番……”

“你就把通行証給她看，”臉色蒼白的人鎮靜地說。

接着，他跟我說：

“別着急。”

司机在口袋里翻了一会，终于把通行证遞给了我。

但是我还从来没有检查过通行证，因此一下子还看不明白，只见字母在我眼前跳动。

“我们是給軍医院运面包的，”那个脸色蒼白的人說。

是的，这一点通行证上寫明了。

现在我想尽快把卡車放進去，于是我將通行证还給了司机，便穿过崗亭跑到院子里。我拔掉了铁門，打开了右边半扇門，这半扇門上还釘了一根笨重的橫木，但是还没等我好好打开左边半扇門，右边半扇却砰的一声又关上了。

我重又打开右边半扇門，推开笨重的橫木，可是手里的槍却又碍事……左边半扇又砰的一声关上了。門是傾斜的，所以不能大开。

司机嚷着，生了气。卡車不停地轟轟响着。怎么办呢？用什么撑住門呢？……我看見扫院子的老头瓦夏叔叔站在垃圾堆旁。他老是在飯堂里的汽鍋下生爐子的。

“喂，叔叔！”我大喊一声。

他將自己的扫帚丟在柏油路上，走过來抓住了笨重的橫木。

他按住了右边半扇門，我就按住左边半扇。卡車倒退了一下，然后向前开来。瞧，卡車轟隆轟隆地在我們身边駛过去，瓦夏叔叔一只手抓住橫木，向卡車深深地鞠着躬，腰几乎弯得太低了。

“您干嗎鞠躬啊？”当卡車拐到总鍋爐房后面去时，我問瓦夏叔叔。

“怎么干嗎？”瓦夏叔叔說，“向康特拉济奇鞠躬嘛。难道你連我們的倉庫管理員康特拉济奇都不認識嗎？……他是个可敬的人。”

“我不認識他，”我說。“要知道我在外科病室里直待到現在，我在那里碰到的是另外一些人，例如外科醫生。倉庫管理員我還沒有碰見過。”

瓦夏叔叔拿了一塊鵝卵石給我撐門。真是再巧也沒有了：小巷子里重又轟隆轟隆地響了起來，卡車一輛接着一輛在籠罩下來的薄暮中開來。

看來，所有的卡車都是我們的，它們都想盡快馳進木門。因為我擋住車子，每一個司機對我都是惡狠狠的。但是嘉琳娜她們清清楚楚地告訴过我。我是個哨兵，我負着什麼責任。難道我可以違背這個指示嗎？

小巷子里終於靜下來了，于是我走出崗亭，跑到院子里。

“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了，”瓦夏叔叔跟我說，“我們的車子已經全都回來了，我的工作也做完了。”

他將掃帚放在崗亭的壁角里，走了。

他是個灵敏的小老头，他一会儿在院子的這一個角，一会儿又在另一個角用硬掃帚掃着柏油路，一個煙頭、一張紙屑他都不會漏掉，全都會仔細地撿起來的。他也幫我的忙。只是他為什麼老是在垃圾堆里翻尋呢？我看見過他從垃圾堆里拖出幾根繩子來，整整齐齊地繞好了，藏在口袋里。他用衣袖擦干淨一只空罐頭，便將它塞進自己的防毒面具里。

轟隆轟隆的聲音又響起來了，但是這一次我可以在崗亭附近鎮靜地站着了。這一次不是卡車，是一輛空小車在院子里轆轤響起來。兩個人推着它。穿着皮外套、偻腰曲背的倉庫管理員康特拉濟奇神氣活現地在前面走着，他們向院子角落里的倉庫走去，康特拉濟奇手里的鑰匙叮叮當當地響着。

瞧，他們已經推着小車回來了。現在這兩個人費力地推着小車，小

車上載滿了整只宰好的羊，羊上面還有一筐蔬菜。康特拉濟奇現在跟着小車走，兩手插在外套口袋里。他們在運明天的午飯菜。這是什麼樣的場面啊！難道你能想到飢餓嗎？

但是明天吃午飯的時候，我只能在所有這些東西中得到一小塊肉。可是離開明天吃午飯的時候還有多少時候啊，即使到明天吃早飯的時候也要等好久哩！哪怕有一根胡蘿卜啃啃也好！……

怪不得瓦夏叔向康特拉濟奇要那樣深深地鞠躬了。要知道他一會兒是一整卡車糧食的主人，一會兒又是這許多羊肉的主人。在他掌管的倉庫里，哪一樣東西沒有啊！他生活在封鎖時期，大概還不知道餓肚子是什麼滋味哩……

小車到了總鍋爐房後面不見了，但是康特拉濟奇還在院子里。忽然他從口袋里抽出一隻手來，揮了一揮，丟了一樣東西給我。一根胡蘿卜飛落在我的腳邊！一根又大又好看的胡蘿卜，還拖着一根小尾巴……

我彎身要拾胡蘿卜，卻險些把槍掉到柏油路上。哨兵是不能這樣干的！

不，康特拉濟奇總還知道餓肚子是什麼滋味的。

我還沒有來得及啃完胡蘿卜，對面樓房的窗子里都點上了燈。這是第七外科病室的燈。我知道現在那里在幹些什麼……那邊來了一個率直而嚴肅的少校軍醫安娜。她從一個病房走到另一個病房，在每一張病床旁邊停下來。她晚間親自巡查，然後告訴護士還得做一些什麼，還得做一些什麼……但是現在她還不能把護士叫出來，因為夜班護士要給重傷員重新鋪床。這件事可不是這麼簡單的。巴沙洛耶夫的兩隻腳從腳掌直到大腿都上了石膏，這時候你倒試試動一動他的床單看！……



• 有兩個女人幫着護士工作，她們是鄰近一個工廠的女工，自願來幫助我們的。只要你指點她們，她們什么都干！她們就是這樣的幫手。我曾經告訴她們，說那個燒傷的坦克手什麼也不想吃，只想吃腌黃瓜。可是在封鎖時期，哪兒去找黃瓜呢？……可是她們卻找到了，找到了啊！她們將腌黃瓜放在一只玻璃瓶里帶給了他。他是多么高興啊！他吃完腌黃瓜以後，就開始吃別的東西了。

這個坦克手是那里病得最重的一個病員。要他睡着，就得讀報給他聽，這一點也告訴她們了。於是她們也給他讀報……可是他要用熱水袋的事，我卻對誰也沒有說起過！……他比誰都醒得早，並且會發起抖來，於是馬上就得給他熱水袋，並且喂他些熱湯。可是我對誰也沒說起過……不過，她們也許會猜到的……會猜到的……護士會猜到的，那里是瑪爾坦諾娃代替我，她是用不到教的。是的，這一切都已經離開了我。現在我要操心許多別的事情……我得站多久啊？一連站四個鐘頭。時間並不算久。但這四個鐘點却多么長啊……從城裏來的汽車全都回來了。瓦夏叔叔做完了自己的工作，院子里和小巷子里都靜了下來……我呢，卻還站着，站着。

現在，燈火不再亮了，窗簾遮住了窗子，沉寂的、黑黢黢的樓房在我周圍聳立着，老鼠開始在院子里的柏油路上跑來跑去。我走進崗亭，掩上了通院子的門，點亮了擺在翻轉過來的箱子上的“蝙蝠燈”。這只箱子又當椅子用，又當桌子用。我不由得也想收拾一下自己的崗亭，即使稍微掃一掃也好。我把槍放在角落里，拿起了瓦夏叔叔的掃帚。我剛一揮動掃帚，一個軍人從院子里走進崗亭。他是個高个子，帽子壓在眉毛上，胸前亮著一只手電筒。他連瞟都沒瞟我一眼，就立刻向小門走，想到小

巷子里去。他已經拿掉了門鈎……我立刻跑到他跟前。

“您上哪兒？”

“到隔壁医院里去，”他一面回答，一面推开小門。

但是我却把門往回一拉，他帶着詫异的臉色瞧了我一眼。

“这兒不可以走，”我說。“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走。您要到隔壁医院里去嗎？您可以走大門出去。”

“可是干嗎我要兜圈子呢？”

“这不关我的事，”我說。“但是这兒不可以走。”

“我是副院長，我可以走我感到方便的路！”

他重又推开小門，并且跨出了門檻。

副院長嗎？副院長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認識副院長……

我跟在他后面追了上去。

“回來！您听哨兵的話嗎？向后轉！”我喊道。

他回到崗亭。

“当然听，”他一面說，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几張証明書來。他將証明書遞給我，还用自已的电筒照着。“罗琴科少校，”我讀着，“器材副院長。”啊，是器材副院長，而我認識的那个是医療副院長。

“你可以走了，”我說。

“哼，你这个人！”他說着將証明書藏進口袋。

突然，他对我嚷起來：

“哨兵！这太不像話了！……天曉得！……你的槍在哪兒？你手里拿的是什麼呀？”

这时候我才醒悟過來，原來我拿了把掃帚逼着他，他大概也是現在

剛剛發覺。

我將掃帚猛地丟在地上，便奔到角落里去拿步槍。這時小巷子里又轟隆轟隆响起了一輛卡車的聲音。瞧，瓦夏叔叔還說車子全都回家了。可現在又來了一輛。我跟在少校後面，走出了崗亭……

我弄不明白這是什麼卡車。看來，它裝的貨很重，它在小巷子里不知怎麼走得很慢……終於，黑暗中出現了一輛巨大的流線型汽車。兩盞頭燈的藍色光芒照在我們傾斜的木門上。

汽車裡面也有一盞藍燈，可以清楚看到几副担架的鐵架，而且担架不是空的，它們給人的體重壓得凹了下去。

明白了，這是救護車，給我們運來了傷員。汽車上的貨與其說很沉重，不如說很貴重，這就是它開得這樣小心翼翼的緣故。

汽車在木門前毫無聲息地停下了。只是汽車內部有一種均勻的敲擊聲，好像心跳的聲音。我走近司機室，一只從白衣袖里伸出來的手馬上把通行証遞給了我。我將通行証拿近眼睛，可是什么也看不清，“蝙蝠燈”忘記帶來了……一道明亮的光線突然射到通行証上。羅琴科少校還在這里，他走近我，用他的手電筒照亮了通行証。他沒有生氣，這很好。

我放汽車進去，但是放它出去已經輪不到我了，我下崗了。

第二章 了望台

我們的大樓從涅瓦河這邊看來，是深灰色的、有一根根圓柱子的龐大建築物。它結實得像一座堡壘。

它有五層。五層樓上面還有一個頂樓。在頂樓里面，有一座不穩固的樓梯，只一邊有欄杆。它通到陽台，陽台的地面一部分是玻璃磚鋪的，但大部分是木头鋪的，這些木头外面都包着鉄皮。

這個陽台在屋頂上面，是大樓最高的地方，那兒設有一個哨崗。第二天我放哨，就被派在這座了望台上。

“這兒也需要哨兵，”帶哨人告訴我說。“從屋頂上也可以潛進醫院的。頂樓上又容易起火。這兒也裝着電話。電話就在這兒，你瞧。碰到什麼事，你就打電話給警衛隊長。瞧，這裡還有一個鋼盔……”

“要鋼盔做什麼？”我問。

“鋼盔會有用處的。它可以保護腦袋不被彈片打傷。”

我不喜歡鋼盔。恐怕這是個危險的崗位。哦，當然羅，打玻璃窗里看出去，可以看見屋頂上的鉄皮有許多地方都打穿了。

那末我們是怎樣走到這兒來的呢？我們先穿過後院。然後拐進急診室的拱門。我們順着急診室里面的樓梯，登了好久好久。以後穿過黑暗的、沒有一個人頂樓，爬過橫梁，才來到這兒。

帶哨人嘉琳娜和原來守在這兒的哨兵就要走這條路了。我却要遠離大家站在這兒！是的，瓦夏叔叔不會走到我這兒來了……

他們去了，小心翼翼地順着那不穩固的樓梯下去了。嘉琳娜在頂樓上點亮了自己的提燈，那里太暗了……他們一面交談着，一面順着踏板走去。他們的噪音越來越低，我也越來越感到淒涼了。這會兒，他們的聲音已經完全消失了。

在寂靜中，我聽見了望台給風吹得簌簌響，也聽見涅瓦河在呼嘯咆哮。了望台的四壁都有一扇小圓窗，我打開中間的一扇，探出身去。

遼闊的天空在我頭上展開。下面的涅瓦河激起了波浪……我看見小塔、煙囪、屋頂、叢林和彼得保羅要塞的尖頂。我還看見涅瓦河上的橋，一座，兩座，三座……我們的城似乎沒有受到損壞。似乎一點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在這天空清朗的時候，涅瓦河卻氣勢洶洶。清風夾着水花打到我的臉上。瞧，我竟待在廣闊的天空下面了。我呼吸着，但是吸不飽。我瞧着，但是瞧不夠。

我把無檐軟帽戴得更低一些，從窗口探出身去，俯視着涅瓦河上滾滾的波浪，唱起羅伯爾特的歌來：

“快樂的風啊，你給我們唱首歌吧，

快樂的風啊，快樂的風啊！

你跨過全世界的多少山嶺海洋，

你的歌聲傳入人們耳中……”

於是，我覺得給風吹得顫動的不是望台，而是輪船上的甲板了。

我坐的船馬上就要動身了，而我也就慢慢地航行着。

涅瓦河水面上有一抹黑影……這是什麼呀？是烏雲……突然，電光閃閃，雷聲隆隆……在這晴朗的白天，竟突然出現了陰雲。涅瓦河感到雷雨臨頭，所以才發怒了。現在，河面上已經激起波浪，甚至泡沫飛濺了。

從前我非常怕雷雨。現在經歷了炸彈的爆炸，已經不那么怕了。可是我畢竟不再唱了，並且砰一聲關上了小窗。

陰雲逼近了望台。我的玻璃窗顫抖着。閃電仿佛射穿了望台。這考驗着我能不能守住崗位。不要緊，熬得住的。烏雲不多。雖然大